



开始

“啊～罗米欧，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叫罗米欧？”

朱丽叶以一种非常危险的姿势靠在窗台边，不停地抱怨着罗米欧的名字。看上去她好像是对罗米欧的名字非常不满意，但是实际上这绝不是朱丽叶真的在埋怨他，而是出于一种伤感和焦急。

她又连续叫了几声罗米欧。她的眼睛里已经开始充满了亮晶晶的透明液体，不一会儿，眼泪就顺着她已经变红了的脸颊滑落了下来。突然就在这时：

“朱丽叶！”

一个年轻人拨开草丛，出现在了窗台的下方。他的呼喊声是那么温柔而又热切。

啊，她想念的人终于出现了…

她的眼神马上从刚才的伤感转变成惊讶和欣喜，但是她也没有兴奋到忘记观察周围的环境，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如果被别人听见她在叫罗米欧，那就太糟糕了！如果是被那个讨厌的乳母发现罗米欧在这里，肯定会阻止他们俩相见的。朱丽叶开始担心了。

但是她的担心很快就变成开心了。罗米欧已经爬上了窗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见到日夜思念的情郎，朱丽叶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她已经无法控制住不断往外冒的泪水了，而且幸福和不安更让她看不清眼前的一切了。罗米欧抚摸着朱丽叶的脸颊。这时，朱丽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倒是对刚才一直抱怨罗米欧的名字而感到愧疚。

“我的罗米欧，我曾对你说的那些带刺的语言是不是伤了你的心呀？”

“朱丽叶，如果是为了你，我宁愿不要我的名字。”

“我不是不喜欢你的名字，我只是觉得为你起这个名字的你的家人太无情了。”



“如果是为了你，我宁愿放弃我的名字和我的家族。”

“啊～求你不要再说这些让我害怕的话了，我不想让你为我做出那么多的牺牲。”

“牺牲再多，对于我来说都是心甘情愿的。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罗米欧温暖的话语让朱丽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朱丽叶的眼泪再一次遮住了她的视线。

“啊，但是…怎么办好呢？罗米欧，我看不见你的脸了，怎么办好呀？”

“朱丽叶，难道你不相信我吗？如果看不见我的脸，你难道就不能相信我们之间的爱情了吗？”

“不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你那温柔而又体贴的声音，我相信你那温暖而又慈祥的手心，还有…”

“请你相信我对你的爱和即将要夺取你的嘴唇的我的嘴唇。”

随着罗米欧低沉而又柔的话语声，他慢慢地靠近了朱丽叶。朱丽叶闭上了眼睛，等待着罗米欧的呼吸声渐渐靠近。在柔和的月光下面，两个炽热的嘴唇即将要碰撞了。这是两个处在热恋之中的男女之间最甜蜜的时刻。

“啪！”

突然朱丽叶靠着的窗台柱子啪的一声断开了，朱丽叶随着柱子一起摔了下去。

罗米欧赶紧伸手抓住了她。但是，好不容易抓住她的手，很快两只手又滑开了，朱丽叶还是掉了下去。坠落的感觉真是好恐怖呀！

“朱丽叶！”

罗米欧的叫喊声划破了天空，但是也无法阻止朱丽叶的坠落。朱丽叶等待热吻而闭上的眼睛，在围绕全身的恐怖感觉中猛然睁开了，她也清醒了过来。



第一次见面…还有…

“妈呀！”

“呼呼！”原来刚才是在做梦呀。

怎么每次都做这个同样的梦呀！

从一年前开始，冬天都要做这个同样怪异的梦。几个月之前基本上是一个月做一次，但是这次是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又做了这个梦。

好久没有做过的梦又重新出现了，冬天一面感到高兴，一面又觉得每次在梦中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同样肉麻的对白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呀。

但是最重要的是，虽然已经做了这个梦很多次了，可是冬天居然始终都没有看清“她的罗米欧”到底长得什么样。这样的事实曾经让冬天苦恼得对着一面墙发了整整一天的呆呢。梦里的朱丽叶明明就是冬天自己，但是她的那个罗米欧究竟是谁呢！

“唉～”

今天怎么又失败了，还是没能看清他的脸。

冬天只要做了自己成为朱丽叶的梦就会觉得自己变得非常难看。已经从床上起来好久了，但是这个该死的泪水就是完全不知道要停下来，就像是供水阀门整个儿坏掉了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流，真是讨厌死了。

冬天真的是无法理解呀，现在每天有那么多开心的事情让她笑，即使笑整整一天都笑不完呢，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个悲情的梦而哭鼻子呢？

啊，其实仔细想想的话，眼泪跟罗曼蒂克是分不开的。其实冬天也没有特别向往过这种惊天动地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但是她现在的情况也稍微过分了点儿！至少她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谁流眼泪才像话嘛！

唉，但是也完全没什么办法了。



“哎呀！”

冬天还没完全从梦里回过神儿呢，但是腰部的疼痛已经让她彻彻底底地醒过来了。每次朱丽叶从窗台上掉下去，冬天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蜷缩在床底下，无一例外！看来这张床真的是很不喜欢冬天呢，要不怎么老让她掉下来呢？但是抱怨也仅仅维持了一小段时间。

AM 8:30。

“啊，我的天呀！”

冬天匆匆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赶紧冲向了浴室。每次做完这个梦，必定是要迟到的。看来三个月之后的今天又要重演以前那种反复出现的悲剧了。

今年19岁的冬天是位辛苦的高三学生。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得她在假期也无法得到休息一会儿的宝贵时间，必须每天坚持上学。

严厉的班主任老师(外号：毒蛇)把上学时间规定在上午10点整。如果迟到了一秒钟就得挨一下打。大家可要看清楚了，不是一分钟，是一秒钟。这跟杀人行为有什么区别吗？从家里到学校可很远呀！冬天已经没有时间再想别的事情了，赶紧洗了个头。

“我就知道会这样！昨天晚上真应该洗完头再睡的。”

昨天太累了，所以没洗头就直接倒下去睡了。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是这一切都怪那个人！冬天一想到自己晚睡的原因，就不知不觉地紧紧握住了沾满肥皂泡的双拳。

“都怪韩恩彪！他真是我的天敌呀！”

冬天这么憎恶的韩恩彪，就是她唯一的…冤家对头哥哥。昨天刚退役的韩恩彪，一回到家就拼命地缠着冬天说为了纪念这一神圣的重大事件，一定要举家欢庆好好庆祝一下。

其实就在家里简单地开个派对就行了(虽然说是派对，也不过是买个蛋糕，然后一边傻傻地拍个手，一边切蛋糕就完事了)，但是这个家伙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一定要跟冬天一起逛街。

幸好哥哥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不然冬天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估计现在已经到他的房间里把他的头发都给揪掉了。但是现在确实没有时间了，不能再胡思乱想了。她白了一眼现在应该还在呼呼大睡的恩彪的房间，决定以后再跟他算这笔账。

原来是下了决心从今天开始不再迟到的，但是这个睡过头的早晨已经让冬天有不祥的预感了。

“哐哐哐。”跑到一楼正要出门，这时突然觉得下腹一阵疼痛。哇，要疯掉了。

“哎呀！”

为什么偏偏在现在来呀，真是不巧。冬天扔下书包，直接奔向洗手间。冬天使劲儿从外面拉了一下洗手间的把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开不开门。

“什…什么？”

就在这时，从洗手间里传出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丑小鸭，哥哥正在方便呢～”

这个家伙应该在二楼睡觉才对呀，怎么会在这里？而且居然还用这么讨厌的语气跟她说话。

其实他说话的语气是最让她生气的。他还以为自己是谁呀？

“韩恩彪！你的房间在二楼，为什么要用一楼的洗手间呀？真是的。”

啊，啊，不能这么大声叫。

这个家伙真是我的天敌呀。

“哎呀～”

冬天强忍着疼痛，捂着肚子，艰难地爬上了楼梯。啊，两腿开始发颤了～眼前也有点朦胧了。好不容易终于看到洗手间了，冬天蜷着身体，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洗手间。

“啊，终于活过来了。”

但是怎么…怎么会这样！

刚才那个信号那么强烈，但是坐上马桶，怎么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可不能就这样放弃呀，今天一定要成功…

但是听到的却只是气体排出的声音，剩下来的就只有叹息和泪水了。冬天要疯了，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了。呼～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高三综合症。难道这就是冬天的宿命吗？今天，冬天的决心又一次被无情地践踏了。

这个让人讨厌的便秘都已经好几天了。真是的！

冬天只好接受失败的惨痛事实了，她看了看表。

“哎呀！不会吧！”

居然在洗手间消耗了十分钟！如果成功了就不说什么了。
“呼…”

冬天走出洗手间，走向了通向一楼的楼梯，但是一想到可恶的哥哥，她就再也忍不住了。冬天回头走向恩彪的房间，用力踹了一下他的房门以泄愤。

“哐！”

“韩恩彪！我回来后再跟你好好算账！去死吧！”

冬天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对着他的门大喊道。喊完冬天就赶紧跑下二楼了。

冬天离开后不一会儿，睡意蒙眬的恩彪推开了房门。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整个晚上都在信息的海洋里遨游着。恩彪心想，不就是口渴所以到一楼的厨房找点水喝吗，然后就顺便去了一趟洗手间。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要用洗手间跟我过不去，还死命地踹我的房门呀。

“韩冬天这个倔脾气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呀。”

恩彪关上门，像个僵尸一样倒在床上，又开始睡觉了。与此同时，冬天已经夺门而去了。

现在的时间是 AM 9：03。

从家到公共汽车站，从公共汽车站到学校都要一路跑过去才有可能不迟到。如果能在学校大门关闭之前进校的话，那就可以转危为安了。

冬天调整好了呼吸，紧握拳头，准备好跑马拉松了。

“准备～跑！”

头上开始冒汗了。头发被汗水粘贴在脸上，极度地不舒服。

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总比挨毒蛇的教鞭强一百倍吧。冬天一边继续往前跑，一边观察着信号灯。

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绿灯变红以后，10 秒钟之后又准确地变回了绿色。啊！这次的绿灯又开始闪了。

啊～上帝呀。求你让信号灯再等我几秒钟吧！

但是无情的信号灯好像完全没有能够领会到冬天焦急的心情，还是非常准确地变成红灯了。

“哎呀！不可以！”

5,4,3,2,1…

冬天气喘吁吁地跑到人行横道的时候，信号灯刚刚变成了红色。为了能赶上绿灯，冬天跑得有多辛苦呀！但是，说什么也不能再等信号灯变绿了。

啊，冬天已经看见毒蛇拿着木棒在教室门口等她了。“呼～”

“哎呀，这次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嘟嘟～！”

“哎呀～我的天呀！”

虽然刺耳的鸣笛声很害怕，但是怎么能跟毒蛇的木棒比呢～冬天想到她现在苗条的小腿，是她到处打听瘦腿方法，用尽她所有的脑力和体力，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牺牲了很多美味的食物才有今天的成就的。冬天是无法容忍在自己的小腿上多出一条条疤痕的。所以，她现在变得格外地勇敢。

冬天不时地惊叫着，最终还是穿过了危险的人行横道。

但是，她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那么一点点的代价的。好不容易安全到达对面了，但是有一个影子挡在了她的面前…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

是大韩民国的伟大的义务警察呀。看来他发现了冬天在横穿马路。啊！真倒霉呀。

“能不能网开一面呀？”

“请出示身份证件。”

“我，我是学生…”

“那，就出示学生证吧。”

“对不起，我现在真的非常赶时间，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就这一次好吗？”

冬天紧张地搓着双手，尽量显得楚楚可怜。但是那个义务警察还是毫不留情地从口袋里拿出了本和笔，然后没有一点感情变化地问道：

“姓名？”

“叔叔～叔叔～”

“姓名！”

“…冬天…”

“你姓冬吗？”

“韩冬天。”

“不要跟我开玩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韩冬天。”

义务警察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冬天。韩冬天…

她是在非常寒冷的冬天里出生的，所以就起了冬天这个名字。她妈妈原本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冬天的爸爸居然没有一点犹豫，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幸亏她妈妈没给她起名叫圣诞节，要知道她就是在圣诞节那天出生的。

义务警察重新确认了一下冬天的名字，但是在事实面前警察也无能为力。义务警察确认名字无误之后又问道：

“嗯。身份证号?”

“....”

“韩冬天同学，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

“851225-XXXXXXX。”

“记住以后不要在灯变红时横穿马路了。”义务警察写好冬天的个人情况，撕了一半递给了冬天，然后警告冬天说道。

这张纸上赫然写着“指导页”。

冬天抢似的拿走了那张纸，但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发泄出来呀。哼！看在他长得还比较帅的面上，就先放过他了。

义务警察办完手续，转身想要走。这时，冬天不知道为什么冲他笑了笑。但是，很快她就向那个义务警察调皮地伸了伸舌头，喊道：

“傻瓜！”

那个义务警察该不会追过来吧？冬天拼命地跑开了。今天上街值班管理行人交通的义务警察俊辉没有想到冬天会有如此的举动，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对着冬天的背影无奈地叹着气笑了。从他身边经过的姜浩看见他这样就忍不住问了他一句：

“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呆呆地傻笑呀？”

“啊，真不敢相信刚才那个女高中生居然说我是傻瓜，然后就急匆匆地跑掉了。”

“张俊辉，你是不是又只写了张指导页？”

“嗯。”

“小子！你不想混了，上头不是说今天一定要出两张以上的罚

单吗？”

“我又不是正式的交通警察，管他们怎么说呢～还有，再说她只是一个高中生，怎么可以给学生开罚单呀。”

“反正你这样做真的是太心慈手软了。虽然不是正式的交通警察，但是你至少是服兵役的军人呀。”

“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我开罚单就是了。”

“你这小子该不会是看到那个高中生长得漂亮才网开一面的吧！”

“好了～好了，你赶紧去值勤吧，不要在这里唠唠叨叨地说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废话了。”

俊辉甩开了姜浩，回到原来值勤的岗位上了。但是…刚才的那个女生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在哪里见过呢？

他又看了看刚才给那个女高中生写的指导页，那里写着韩冬天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别致的名字。韩冬天…这个名字好像确实在哪里听过，但是她好像一点都不认识我呀…难道是在什么地方偶然碰见过吗？但是如果只是偶然碰见过的话，她的脸也未免太眼熟了。不会是今天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以至于让我产生了错觉吧？俊辉又想起了刚才向自己伸出舌头做鬼脸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又笑了一声。

—名人女子高级中学—

“真是的，一大清早就这么倒霉！”

不出所料，不仅没能安全进校，而且还被可恶的毒蛇抓了个正着。

10点5分…一秒挨一下，一分钟是60秒，迟到了五分钟，那就是 $5 \times 60 = 300$ 。妈呀！要挨三百下呀。

冬天看着露在裙子下面的苗条小腿，哭丧起脸来了。挨十下就得晕倒了，三百下可怎么受得了呀。

但是今天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那个以恶毒闻名的毒蛇今天不知道发什么慈悲，提出了新的提案：

“你想挨三百下，还是想打扫洗手间？”

冬天当然不会犹豫了。

“打扫洗手间！”

虽然为了保住她的小腿，冬天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说实话，今天的洗手间格外地脏乱，肯定是有个人因便秘而痛苦的人做出了这样的大作。冬天今天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那么这位成功的女士又会是谁呢？虽然心底确实很羡慕这个人，但是她留下的气味简直可以毒死人了。这种致命的无法忍受的臭味终于让整个早晨都被不幸折磨的冬天彻底爆发了。

“哎呀，这简直就是谋杀呀！”

她戴了口罩，又用夹子紧紧地夹住了鼻子，但是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不是说鼻子有适应能力吗？只要在某种环境中适应一会儿，就什么味道都闻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女同胞早上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呀，居然让冬天久久在致命的恶臭中工作却一点也无法适应。这时，有人过来了。

“韩冬天，打扫卫生好玩吗？呵呵。”

“申惠元……你不想活了？”

“谁让你迟到了呀？”

“都怪韩恩彪！”

“哎呀！你自己迟到的，为什么把罪名都推到恩彪哥哥身上呀？”

是的，惠元可是冬天哥哥的忠实拥护者。冬天极其看不惯韩恩彪在很多女生那里都很受欢迎的样子。其中冬天最要好的朋友惠元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暗恋恩彪，但是还没有跟他正式告白过呢。

“对，恩彪哥哥有什么错呀！”

“你们这些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冬天的一帮朋友一拥而进，都跟冬天唱着反调。

“冬天，我们都知道你经常迟到，但是你迟到跟恩彪哥哥有什么关系呀？”

“喂，申惠元！朴娜贤！柳智敏！你们到底是站在我这边的，还是站在我哥哥那边的？”

“我们当然是……”

“我说嘛，你们还是我的 Best Friends……”

“恩彪哥哥那边的了～”

她们…她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

“你们这些坏蛋！赶紧给我通通都滚出去！”

冬天一边挥着刷马桶的刷子，一边大声喊道。

“喂，喂～你干什么呀～”

这是必杀技。

这是惠元的杀人武器——撒娇战术。即使多生气的人，只要遇到惠元的撒娇战术，就会像春天里的冰雪一般，很快就被她融化开了。

B! U! T! 韩冬天是何许人也。认识惠元已经都足足五年了，早就已经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无敌护体神功了，这种小伎俩凭冬天多年的深厚功力足以应付了。

“走开～赶快滚！”

“我们是来帮你的～”

冬天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了刷子。如果想尽快离开这个有致命恶臭的鬼地方，就得赶紧打扫完，这种关键时候还是得依靠好朋友们呀。

“真的吗？”

“当然了～”

惠元迷人地笑了笑，抓住了冬天的手。但是这种喜悦是非常短暂的…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冬天的救世主们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惠元急忙放开了冬天的手。不会吧～感觉惴惴不安呀…果然不出所料。

“哎呀，对不起呀～原本是想帮你的，但是你听上课铃已经响了。你是因为打扫卫生，所以不用去上课，但是我们必须得回去了。不然毒蛇不会放过我们的～对不起呀。冬天，你赶紧弄完，回教室吧～我们都会等你的～呵呵～”

如果她能用很遗憾的表情跟冬天说，这样还能理解，但是她为什么那么开心地说出来呢？那还不如不说呢！

她们这不是给掉进水坑里的人扔石头吗！她们又向冬天做了个鬼脸，然后飞速地跑了出去。

“唉～你们真坏，以后有你们好看的！”

冬天又成为一个人了，她不得不又屏住呼吸重新投入到打扫

卫生的艰苦战斗中去了。

下课的时间到了之后，战斗也终于结束了。

“哐！”

“妈的，你们在哪里？”

“嗒嗒嗒！”冬天推开门，大步走进了教室。冬天被气得脸都通红了。也真是的！朋友们没有帮助处于困境的朋友（？），反而还在旁边冷嘲热讽，这怎么说也真是有点太过分了！但是与此同时，有个人却让冬天冷静下来。

“你能不能安静点？”

哎呀，怎么又是这个丫头！

是副班长兰姬。如果只称呼她为副班长的话她肯定会非常恼火的，所以一定要在她的称呼之前还要加上学校第一的称呼。还要补充一句的是，她和韩冬天可是劲敌。

啊，但这决不是说韩冬天可以跟兰姬争学校的1、2名，只是兰姬非常在乎冬天，一直对她耿耿于怀。

班长：韩冬天

副班长：姜兰姬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是兰姬一直敌视冬天的理由…虽然第一名的宝座永远是她的，但是她因为被韩冬天抢走了班长位置，所以一直都咽不下这口气。

投票选举班长的那天，兰姬显得非常有自信，但是可悲的是这种自信只是她一个人的感觉而已。当然最后是平时跟大家关系处得很融洽的韩冬天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班长。

从那天开始兰姬就开始针对冬天作战了。

别人怎么闹，她都可以戴上耳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管不问，但是只要冬天动一动嘴角，她就会神经质地三道四的。每当这种时候，冬天都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平息自己心中的怒火。过去的日子里她平息掉的怒火都可以与整整一千座火山相比了，而且要知道现在可是休息时间！

看来兰姬无穷无尽的神经质今天又爆发了。

又不是老处女，哪来那么多神经质呀！

看着兰姬讨厌的表情，冬天忍住了冲向头顶的怒火。忍吧！

忍吧！她又不是一次两次，总有一天她也会觉得累的吧。但是兰姬的冲击波一下子让冬天停住了脚步。

“老是这样到处惹事，你这副德行能做出什么好事呀。”

“...”

忍吧！忍吧！不是说三个“忍”字可以让人成仙吗？冬天在额头上刻了一个“忍”字，迈出了一步。这时…

“无知的人就知道大嚷大叫...”

啊，啊，主呀！再把第二个“忍”字刻到冬天的额头上吧！但是兰姬的非难并没有在此停住脚步。冬天还没有回过神来呢，第二个冲击波又气势汹汹地袭来了。

“既然已经笨成那样了，至少声音小一点也好呀。这样做才能少挨别人骂嘛。”

忍…忍…忍。已经有三个“忍”字了。

冬天的额头够宽阔，足以容纳这些的，嗯～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好好想想，冬天也没她说的那么笨吧？

姜兰姬…求你不要再说了！

她快要忍不住了。

她的腿开始颤抖，喉咙里老有一串串东西抑制不住，要往外冒。要咽下去～要咽下去～还是就这么算了吧！但是冬天的呼吸很快就变得很急促了。虽然现在是休息时间，但是班里的所有同学都在屏住呼吸看着她们。兰姬撇着嘴又想说什么，难道她没听见别人在议论她们了吗？

虽然都是在说兰姬太过分了之类的话，但是这种议论更让她生气了。

“哈...”

冬天还是强忍住了怒火。

冬天也只能这样。

她再也不能惹祸了。今天她可是迟到了！这种时候不能再做让老师不高兴的事情。现在学乖都来不及呢，如果再见到血，那冬天就彻底完蛋了。那就不是打扫一下洗手间就能完事的了，估计全校的洗手间都得归她打扫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兰姬今天好像吃错了药似的。从早上开始冬天就已经很不开心了，但是现在袭击她的不是普通的什么大

风，而是破坏力极强的台风啊。好，冬天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吧，也不要再管她了。冬天好不容易又把颤抖的腿微微挪开了一公分。

“我真该向老师提议，让她把这些不可理喻的笨蛋都给通通隔离开，免得搅乱我们的学习环境。真是的。”

“...”

“连书都没法看了，真烦人...”

“喂～～～！”

冬天再也忍不住了。她拼尽全力大喊一声，喊到再也无法喊出声为止。瞬间，兰姬好像也被吓到了，表情很古怪。

一定是吓坏了。

虽然她老是不停地说，并且她老以为冬天会一直忍下去，但是她怎么就没想到呢，人的忍耐怎么说也是有极限的...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大家都凑过来看热闹了，连邻班的同学们都跑过来了。冬天再也忍不住了！冬天发出那足以冲破天空的恐怖的叫声后，慢慢地走向被吓懵了的兰姬。

“不行！”

一直躲在门后看这一切的惠元、娜贤、智敏突然跑了过来，惠元和娜贤赶紧冲上来抓住了冬天的胳膊。

“啊～～～！”

冬天已经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喊着。但是，惠元和娜贤都比她个子高，所以冬天被她们架得只能双脚离地在空中挣扎。这个场面还挺好玩的，但是挣扎着的冬天的表情可是极其恐怖的。

“你们！放开我！”

“娜贤，我们现在赶紧出去吧！”

冬天挣扎得越来越厉害了，惠元和娜贤赶紧把冬天架出了教室。

“啊～～！啊～～！姜兰姬～～～～！”

教室里只留下仿佛猛兽咆哮声的回音，冬天已经被她们带了出去。别的班的同学在楼道里看着远去的冬天小声议论道：

“七班的班长，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兰姬被吓得不轻，她把手放在胸口上，呆呆地看着教室的门不敢再说一个字。这时，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智敏拖着拖鞋面无表情地走向了兰姬。

“哐！”

“哎呀！”

智敏用手哐地一声拍了兰姬的桌子，兰姬被吓得不知所措。智敏冷冷地盯着她，兰姬假装镇定地看着智敏的眼睛先开了口。虽然她的眼珠子一直在颤动，而且颤动得非常厉害～

“……怎么…怎么了？”

“住嘴…”

“……什么？”

“我让你闭上你的臭嘴！”

听了智敏的话，兰姬的脸马上烧得通红通红的。智敏的性格不仅在她们班，而且在全校都是很出名的。她平时很少发火，但是只要发起火来谁都挡不住的。

连老师都不能阻止她。

但幸好，她一般很少发脾气。智敏的性格还是很宽容的。

但是她最看不惯的就是别人侮辱自己的朋友。她可以不理睬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但是决不能忽视别人说自己朋友的不是。以前她已经向兰姬送去了几次眼神警告，但是都被兰姬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因为看到冬天一直在忍，所以她也就没说什么。但是这次兰姬实在是太过分了，即使是冬天今天没有发脾气，智敏也是决不会再容忍的。

“喂！”

(吓了一跳)“怎么…怎么了！”

“我听着怎么都是恼人的狗叫呀！”

“…”

“我好久没有见血了！”

“哐！”

“妈呀！”

智敏很利索地抬起兰姬的桌子，又重重地放了回去。已经被吓破胆的兰姬赶紧闭上了眼睛，智敏的手瞄准兰姬举了起来。

“哎呀～柳智敏，你怎么也这样呀？”

原来是惠元。

隔离了冬天之后，她不放心智敏，又赶紧赶回来了。不出所料，激动的智敏差点儿又大打出手。惠元赶紧拉住了智敏的胳膊。

“智敏～”

“申惠元，你也看到了吧，这个丫头是怎么对我们的冬天的！”

“知道，知道，但是智敏～”

“放开我！我已经忍耐了很久了。这次我忍不下去了，也不会再忍了！”

“求你了，智敏！”

“好久没有发泄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狗娘养的！看来她不记得我智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今天你给我好好听着！我会送你一个一生难忘的噩梦的！”

“智敏，不要呀！”

“姜兰姬，你！”

智敏正要揪住兰姬的头发。

“哐。”

“智敏！成俊哥哥！成俊哥哥来电话了！成俊哥哥来电话了！”

惠元急忙从智敏的口袋里拿出了她的手机，放到她的眼前。

真是个完美的 Timing。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智敏的男朋友成俊打来了电话。这时，她熊熊火焰一般燃烧着的眼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找回了平静和温柔。这是唯一一种能让她从即将爆发的边缘停下来镇静剂。虽然平时她是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但是在成俊面前智敏从来都是那种非常温柔的女生。

“嗯，嗯…您好。”

“我的公主声音怎么这样呀？”

“我的…声音…怎么了…？”

“好像在颤抖呀，刚才发过火吗？”

成俊实在是太了解她了。

他很爱智敏。能让咆哮着的狮子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只有成俊哥的 L! O! V! E!

“什么？没，没有！我发什么火呀～？啊，刚才在赶功课～嗯，